

大涼山恩仇

(三)

(本文插圖刊第十頁)

大涼山風雲錄外一章

●趙開禮

靖部改組德亮進學

在蔣介石召見鄧呂仙母子、又親臨張、鄧兩家證訂婚禮後，張篤倫飛機向蔣提出將靖邊部收歸中央軍編制的建議，蔣同意。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全國部隊整編，限期完成。西昌《寧遠報》三十五年六月八日公布：

川康部隊整編，廿四軍靖邊司令部改為西康寧屬靖邊司令部。

全國部隊整編，已自五月份起實施：(一)此間第廿四軍靖邊司令部及靖邊團經中央核准保留。該部翻號核定為西康寧屬靖邊司令部。又靖邊團組織按三十一年步兵團編制。該司令部暨靖邊團糧餉改由委員長西昌行轅轉發，並由行轅就近督導整訓。(二)七十九師暨廿四軍各縮編為一師；九八師、一三六師各縮編為一旅。

整編後的靖邊司令部司令鄧德亮，副司令孫子汶(代行司令職權)，參謀長鄧海泉。

靖邊團：團長鄧德亮(兼)，副團長練瑞成，團附韓瀾，政工室主任金連碧(行轅派)。團

設三個營，每營三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全團總官兵一八〇〇人，從三十五年十月起按中央軍待遇。部隊仍分駐原地，維持交通治安，並分期加以訓練。從此靖邊部脫離廿四軍建制，但治安、彝務屬地方行政，仍由省府管理。

當賀國光計劃再剿普雄時，鄧呂仙獲悉孫子汶任副總指揮，調副團長練瑞成率部參戰，未安排鄧德亮參與其事，不免有被冷落之感，心懷疑忌；加之整編後，營連長逐漸傾向孫家，深感世態炎涼，不由無名火起。

冕寧北路果基家大黑彝果基玉披，憑借家支勢力，獨霸一方，從來不受鄧家節制，並時有詆毀言行，劉文輝籠絡為附己勢力，參加過漢源保訓班，又隨劉文輝南巡過西昌，為屯委會的依靠力量。鄧秀廷死時，拍手稱快，近悉鄧德亮未參加打普雄，認定鄧家從此垮了，惡語謾罵，躍躍欲試。傳到鄧呂仙耳裡，氣憤已極，決定給劉文輝找點麻煩。三十五年農曆七月十七日(一說十八日)，果基玉披率背槍奴娃數人來到冕寧城內北街寧家酒店喝酒，時到黃昏，酩酊大醉，剛踱出酒店門口，被早已嚴密布置暗伏在對門階沿處

的鄧部弁兵曾國美等舉槍射去，當即斃命，隨後背槍娃子措手不及，四散奔逃，其中一個貼身標悍娃子逃至東街趙姓門前亦被擊斃。弁兵們將果基玉披人頭割下，懸於瀘沽街頭示眾。果基家聞頭人被殺，群起報復，卡斷交通，官民震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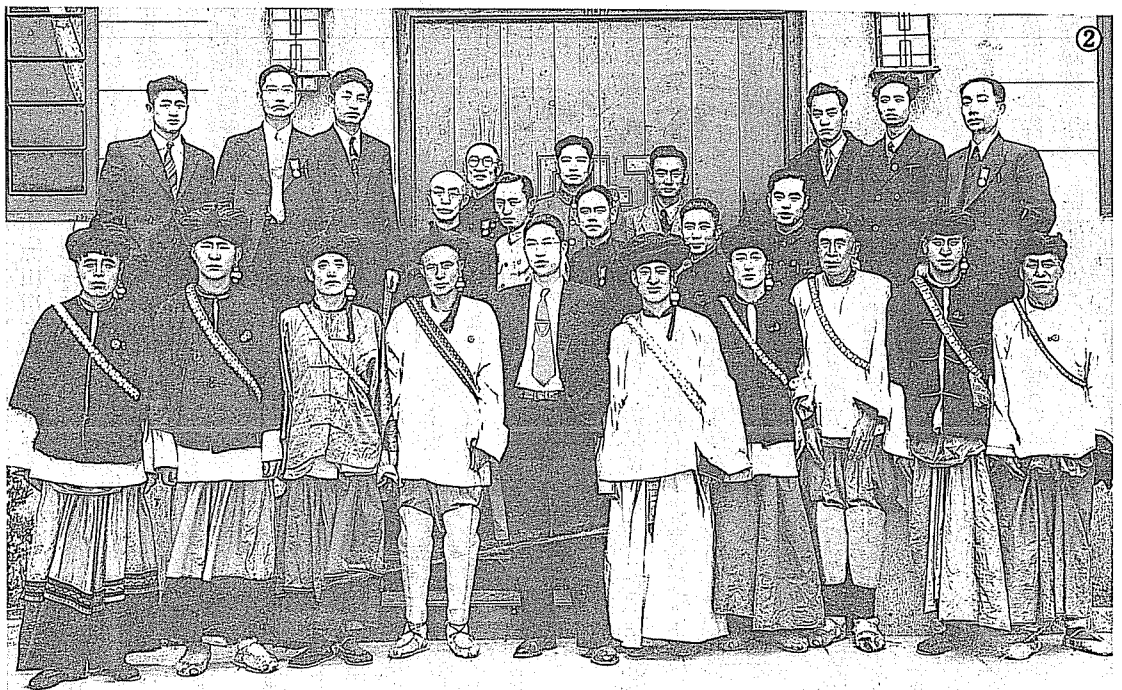
消息傳出，劉文輝大為不滿，是時靖邊部已脫離廿四軍建制，鞭長莫及，電話詢問賀國光如何了結？賀大發雷霆，罵鄧呂仙「亂來！」在一次總理紀念周會上講話時提出解決此事的三個辦法：一、解散靖邊部，二、從新調整人事，三、鄧德亮離家求學。在三個辦法中，第一條，如解散了靖邊部，誰來維護社會治安？第二條，人事關係錯縱複雜，前不久方整編就緒，現又要調整，事非所宜，於是決定鄧德亮去軍校受訓。警備部於十二月四日發出通知，令鄧德亮從十一月六日起，司令和團長職均由孫子汶全權代行。

鄧德亮奉令不能不走。按規定必須有一名校級軍官陪同。十二月初，由其舅父呂世鈞上校一同前往。經張篤倫從中斡旋，十二月十六日於九江晉見國防部長白崇禧，二十三日於南京晉見蔣介石委員長，隨後被安排去貴州遵義駐陸軍步兵



①整編後的西康甯屬靖邊團全體官佐合影。

②卅七年四月五日川康夷族觀光團飛抵南京歡迎該族鄧德亮司令（中）返防視事留影。



專科學校將校班學習。

觀光京滬大開眼界

一九四八年春天，孫子汶和王濟民要去南京出席國民代表大會。孫乘機把靖邊部的彝務團長、大隊長及有關大家支頭人帶出觀光，以壯行色，報警備部批准進行。

觀光團由孫子汶任團長，王濟民為副團長，團員有：靖邊部彝務團長羅阿什子、羅木呷、羅大英、史魯木呷，大隊長和彝務營長羅洪署哈、羅澤哈、羅洪木古、祖祖洛海、祝占雲（曾被鄧驅逐）、果基摩達（曾任普雄剿漢副司令）李世英（女，王濟民的老婆）。工作人員有靖邊部軍需處長沈光宇（管財務）、秘書陳佐周（管行政事務）、副團長羅正洪（任翻譯）、池永光（任交際）及王濟民的私人秘書吳瑤階等。

西昌警備部特派少將專員羅仁杰帶隊。

賀國光對此極為關注，專門接待觀光團人員在望遠室官邸先設中餐招待。就餐前，賀將漢族禮儀作了詳細指點表演示範，如何敬菜、配樂、敬酒等，包括各種等級的宴會應注意事項，特別強調禮節。後又設西餐演習刀叉用法，作到人人會用。

三月中旬，專機從小廟機場起飛直達重慶，在一家賓館接見重慶市長後，馬不停蹄，又直飛南京，駐蒙藏委員會。次日蒙藏委員會專為觀光團舉行盛大招待會，一些黨國要員、社會名流和出席國大的民族代表應邀參加了宴會。

第三天早上，去總統府晉見蔣介石。在一間

寬大會議室內，上邊高掛一張蔣中正像。觀光團坐在一張條形棹兩邊，剛坐好，蔣介石就進來，眾人一齊肅立致敬。侍衛給每人斟了一杯黃色酒，蔣笑著點頭：「好，好。」然後由蒙藏委員會負責人介紹，孫子汶簡短地說了幾句恭維話，由李仕安翻譯。這天除羅正洪、池永光著西裝外，觀光團全著彝族服裝，頭挽天菩薩（現稱英雄髻）。

陪同晉見的文武官員分立兩旁，帶隊人羅仁杰更遠站人後。晉見時間很短，蔣未講話，在大廳門外合影後即離去。晉見後，委員長贈給觀光團成員每人一套呢料軍裝和一支強力式手槍，國防部長白崇禧送給每人一把日本指揮刀。晚上，蔣介石賜宴，由蒙藏委員會主辦在「介壽堂」舉行。因是國家元首賜宴，國民政府黨、政、軍要員及出席國大的康省代表、立法委員、王成聖、諸葛世槐、吉紹虞、鄧德亮、呂世鈞等都在場。

宴會後，孫子汶、王濟民出席國民大會，其餘人員列席了半天大會，即按安排日程活動，由蒙藏委員會秘書長帶領走訪各院、部、會及何應欽、于右任等黨國要員，接見美國援華顧問團，參觀兵工廠，看軍事演習，遍遊南京名勝古蹟。觀光團提出要求會見原雲南省主席龍雲（彝族），經請示國防部同意，由帶隊人領去，因帶隊人在場，彼此不願多談。觀光團第二次走訪龍雲，帶隊人未去，被留下招待便飯，因都是彝族，談話隨便，涉及軍事，龍雲分析得失滔滔不絕。送客出門時，吩咐於次日按漢族風俗再辦招待，外加砵砵肉。並說今後有事找楊副官聯繫。往後龍雲邀約在南京的鄧德亮由康藏通訊社駐京

特派員王成聖陪同會面懇談，龍雲對鄧秀廷維護大小凉山治安，保全漢彝人等生命財產，至感欽佩，鄧秀廷解放四十八甲彝人，免遭黑骨頭奴役迫害，蔣介石以此任命鄧德亮繼承他父親鄧秀廷的職位，是很公道的，談到龍雲本人支持抗戰，安定滇川，獲致勝利，蔣介石有功不償，強迫將龍雲調離雲南，表示不滿……

觀光團在南京活動後，又去上海、杭州等地觀光。所至皆由省主席、市長親自迎接，熱情招待，氣派堂皇，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一次遊崇明島時進西餐，羅木呷從未見過冰淇淋，一口吞掉，冷得扎牙又吐了出來。再一次觀看梅蘭芳的專場演出，羅洪署哈看入了迷，對側座人說，這明明是個阿妹子，那裡是個男人？你看她那一身肉又白又嫩，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到「舞劍」一段，他如醉如痴，陡地站了起來，張大嘴巴，「啊喲，這是個神仙！」看了第一次演出，認定梅蘭芳是個女的，還要再看。上海市政府再次購票招待。到謝幕時，梅蘭芳著西裝出來和署哈握手，頭髮已經斑白，果真不是女的。驚嘆梅蘭芳的精湛藝術和漢族文化。

歸途中，觀光團成員深感大開眼界，不虛此行。孫子汶覺得帶了這麼大個隊伍出來觀光，受到國家元首和黨國要員接見，既提高身份，又籠絡了彝族頭人，心滿意足。回成都時，住在劉文輝公館內秘密商談議定，萬一孫家和鄧家打起來，我們彝人要維護彝人，站在孫家一邊，和鄧家脫離關係。

這年冬，西昌警備部撥給孫子汶新兵五〇〇

名成立教育大隊。以團附韓瀾為大隊長，國防部派駐靖邊部的劉天鵬任副大隊長，下編四個中隊，在西昌西較場進行正規訓練。半年後，孫子汶以正規訓練為借口，將靖邊團中的一、四、七連抽出參加訓練。至此，孫除新兵大隊外，可直接掌握正規部隊七個半連（含司令部直屬特務連、炮連、通信排等），鄧家實力正在被孫子汶步步削弱。

爭當司令同室操戈

鄧秀廷死後，劉文輝決定由鄧德亮任司令，在守制期間，由副司令孫子汶代行司令職權。一俟制期滿後，再舉行就職典禮。「三年守制期早滿，司令誰當，懸而未決。

孫子汶率觀光團赴京觀光期間，鄧德亮、呂世鈞亦到南京活動。因張篤倫的明幫暗助，中央同意委鄧為司令。事被孫子汶察覺，於歸途中路過重慶時，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提出不願回西昌擔任舊職，劉、賀再三解釋和督促，孫乘機推荐委任羅大英、羅阿什子為彝務指揮，作打擊鄧家的準備。得到允許後，才飛回西昌，暗中布置。不久，中央委鄧為司令的命令寄到西昌警備部，賀國光扣留不發，並電中央收回成命，改委孫為司令，鄧為副司令，鄧家得到這個消息極為不滿。又聞委羅大英、羅阿什子為彝務指揮，更加憤恨。鄧德亮於步校畢業後，知南京已委自己為司令，急回西昌準備正式就職，殊不知未能實現。在西昌沒法，返回瀘沽。由其母鄧呂仙作主，立即召集鄧氏家族中得力人員緊急會議秘密商討

對策，會議決定在瀘沽成立一個司令部切實掌握部隊，發號施令，決不與孫家妥協，同時呼籲冕寧各界支持，擴大武裝力量。

中共冕寧地下黨特別支部書記鄧明鴻，因係鄧家知名人物，被邀參加了這次家族會議，鄧德亮要求鄧明鴻組織力量支持。鄧明鴻請示地下縣委書記王月生召開特支會議研究認為，鄧德亮、孫子汶都是封建勢力，本不應支持，但鄧德亮因受劉文輝、賀國光的壓制而不服，有反劉、賀、孫的一面，如能善于利用，既可打擊劉、賀、孫，又能乘機將這支部隊拉過來，對擴大地下武裝有好處。於是決定由鄧明鴻率領自衛隊參加，計劃編一個營，由鄧明鴻任營長，嚴伯通、廖志達任副營長，成為靖邊部的直屬營。鄧德亮如虎添翼，躍躍欲試。

孫子汶此時除掌握有能直接指揮的七個半連外，還有新兵大隊的五百人槍（槍是張篤倫在時請領，到發下時賀國光撥給孫用），人員和裝備均佔優勢，加上有羅大英等實力頭人支持，自以為穩操勝券，寸步不讓。

靖邊部脫離廿四軍建制，劉文輝早已不滿，希望蛤蚌相爭，隔岸觀火。正在雙方醞釀武裝較量時，一三六師參謀處長姜廷魁到瀘沽見鄧呂仙開門見山說：孫子汶這樣欺侮你們，需要認真對付，上頭說了那家力量就重用那家。又說，你們的力量如果不足，伍培英師長一定酌情支持。真如火上澆油。鄧呂仙感激之餘，向姜許諾，派人到大河徵收鴉片，成功後，奉送師長三擔，送姜五百兩。姜滿意而歸。鄧家認為時機已到，

在呂世鈞（參謀長）、鄧宇俊、鄧配亭、鄧宇凱、謝文丹等的慫恿策劃下，決定大幹一場。

一九四九年二月，雙方加緊調動人馬向西昌、冕寧縣間的紅毛樑子集結，從東端米市壩子（現喜德縣米市鄉境）延伸到西端直至松林背後的大坪壩，戰線長約一百三十餘里，鄧部在山樑北側，孫部在山樑南側，雙方使用兵力及布置如下：

鄧德亮方面，從越西和西昌調回五個連，分駐瀘沽、冕山、甘相營，加上彝務團長羅木呷調來寧東設治局彝兵一、二〇〇名、鄧管瓦渣家、竹六家、巴且家、羅洪家奴隸主武裝一二〇〇名、鄧管「四十八甲」彝兵三〇〇〇多名，號稱七、〇〇〇人。

一三六師駐瀘沽的一個營，姜廷魁向鄧呂仙許諾，表面不介入，必要時加入鄧方作戰。

鄧呂仙、呂世鈞、鄧德亮、鄧配亭駐瀘沽指揮，鄧德松、鄧宇俊鎮守冕山，鄧宇凱駐甘相營，鄧明鴻往來聯絡並參與策劃。

孫子汶方面，彝務團長羅大英、羅阿什子（又是彝務指揮）調來本家各支彝人三〇〇〇名、孫管「四十八甲」彝兵一六〇〇名，加上直接掌握的七個半連（新兵大隊未動）亦約七〇〇〇多人與之相對。

西昌警備部直轄警備團的一個營駐禮州，表面不介入，必要時參加孫方作戰。

孫子汶坐鎮西昌，故作鎮靜。參謀長兼新兵大隊長鄧海泉四處奔走，拉籠聯絡。

雙方集結於山樑南北兩側，虎視眈眈。四月

初，先由鄧方大隊長鄧宇凱指揮紅毛樑子東段彝兵向孫方彝務團長羅大英陣地進攻，戰鬥激烈。鄧宇凱不懂軍事，連攻幾天，均被擊退，孫方也不追襲。雙方堅持到下半月，鄧方從五個正規連中選出精幹官兵加入作戰，連攻四天，又被羅大英擊退，並將鄧方勇敢善戰的連長馬忠明擊斃。五月，雙方再次激戰，鄧方在紅毛樑子東西兩段同時並進，以東段為主，在鄧宇凱督促下，奮勇前進，衝到羅大英防線前端，擊斃羅的彝務營長羅不姑鐵，防線動搖。羅大英獲悉，親臨前線督戰，打退鄧方，乘勝猛追，威脅甘相營，鄧德亮急調正規部隊抵禦。孫方負責西段的羅阿什子、洪集川初取守勢，待東段打退鄧方進攻後，改守為攻，進至瀘沽南面十多里的大坪壩，鄧方急調隊增援，誓決雌雄。孫子汶得報，飛令停止前進，撤回原地待命，不准前進一步。

參加這次雙方作戰兵力，主要是羅洪家和「四十八甲」人馬。他們懾於孫、鄧威勢，奉調不能不來，彼此非親即友。在非戰鬥期間，一塊閒談飲酒嗟嘆，「唉，說來說去，還是我們羅洪家打羅洪家，四十八甲自己打自己，真不好意思，家裡莊稼沒人種，回去吃什麼。但願有人調解，兩家和好，我們也好回家去！」

戰鬥歷時兩個月，雙方死傷廿多人，消耗子彈廿多萬發，銀幣三萬多元，已感捉襟見肘，撐持困難。孫子汶向禮州大戶借米八百籬（每籬約七十五公斤），向彝區買雜糧二百多籬拉墊應付。鄧方則聽鄧明鴻之計，由參謀長呂世鈞、副官長謝文丹籌劃，將冕寧糧戶分為上、中、下三等

，按等每戶籌糧六十、四十、二十石或折鋼洋五百、三百、一百元繳納，士紳迭有怨言。

官兵不願自己人打自己人，孫、鄧亦感長此下去耗資巨大，難以支持。地方人士龍晴初、王成聖、孫汝堅、曹良璧、徐仲偉等，早在初期曾推舉代表往返疏通調解，雙方氣盛，拒不接受而罷。此時傳來前方戰況不佳，怕萬一鄧家失敗，彝人乘機報復，漢人遭殃。劉、賀也怕兩敗俱傷，給彝人造成機會，寧屬難於收拾，給雙方施加壓力，加上地方人士呼籲，六月初開始對話，先由親信彝人轉達，待意見接近，鄧方派鄧德松、鄧德斌、鄧明鴻為代表會見孫子汶，往返三次，溝通意見，雙方恍然大悟，已後悔莫及。賀國光也採取折衷辦法，向中央建議，由鄧德亮任司令兼靖邊團團長專負團長責，孫子汶任副司令代行司令職權。鄧德亮已願意到西昌與孫子汶合作處理善後，其母反對未行。

一九四九年七月上旬某日，參謀處長姜廷魁又到瀘沽見鄧呂仙，轉達師長伍培英的關照。鄧呂仙知其來意說，對不起，大河收煙事情沒有成功，請你代向師長深致歉意。送姜鴉片一百兩作路費，姜掃興而歸。伍培英大發雷霆說，鄧德亮違抗主席意旨，製造嚴重事件，影響地方治安，毀損我軍威信，必須加以處辦！命令四〇六團開赴瀘沽，必要時向甘相營挺進！團長李凱聞窺悉內情，帶上一個營（另一營原駐瀘沽），以慢行軍步伐啟動，虛張聲勢。鄧德松父子誤認為時機已到，想乘機搶奪鄧德亮。內憂外患，鄧德亮派人星夜奔赴西昌，由王成聖、鄧海泉陪同。面見

孫子汶通報求助，孫亦自悔上當受騙，斬釘截鐵地說：他們打來不要緊，你們從甘相營打出來，我由禮州打進去，把他們消滅在瀘沽、冕山之間。殊不知李凱聞部慢行至漫水灣即停止前進。眼見鄧德亮帶領護身護衛向西昌方向走去，也不阻攔。鄧到西昌見孫子汶高呼：「孫爸爸！」兩人重新和好。

賀國光為此設宴招待鄧德亮、孫子汶和靖部官員，高舉酒杯說：「鄧司令、孫司令重新和好，化干戈為玉帛，這是中國人的美德，可喜可賀，大家乾杯！」

伍師起義北撤雅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劉文輝在彭縣通電起義。駐西昌的廿四軍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收到劉文輝要他轉給賀國光的電報後，持電去催賀行動。賀看電文：「時局急轉直下，望兄有以自處。」知是勸自己起義，仍敷衍說，我給令岳是早就說得有話的。立即寫下一個電稿：「弟守經行權，唯兄馬首是瞻。」仍交伍譯轉，不明確表態，伍很懷疑。回到師部即得到情報說，賀正調兵遣將，作戰門準備。伍亦立即進行應變部署，持以戒備。雙方劍拔弩張，進入戰爭狀態。西昌各界人士怕戰端一開，城區受害，立即由保安司令王子先、西昌縣參議長劉在田、文教界的劉芷汀、工商會的徐仲偉等，拉上孫子汶往返調停。賀國光察知一三六師雖有兩個團，四〇七團有兩個營遠在漢源、榮經，無法來援；四〇六團亦有兩個營分駐越西和會理，西昌只有四〇七團



鄧德亮（左）與奔走和平調解糾紛的龍晴初顧問（中）王成聖教授（右）合影。

的張永忠營和四〇六團的劉石泉營，即便加上師直屬隊和劉文虎的輜重營（兩個連），總兵力不過千人，武器庫敗，不堪一擊。自己身邊有警備團一個整團和不久前空運來的朱光祖兩個加強營，完全可以對付。斷然拒絕調停代表團提出的雙方共同起義和平解放西昌的建議，只同意保護西昌文物古蹟和人民生命財產，不在城區十五里內交戰，伍部退出時不追不截擊。

調停至此無再商量餘地。雙方調集人馬，準備戰鬥。

賀國光採取二線配備作戰方案，以警備團和新近空運到昌的胡宗南部朱光祖團的兩個加強營分別控制城區制高點、監視伍部行動、扼守新村至崗窰通道，封鎖小廟機場和公路，阻擊伍部李廣惠從會理北上和越西李格新營南下增援。

伍培英方面，除電令急調駐越西和會理的兩個營飛速馳援外，就駐昌的劉石泉、張永忠營和劉文虎的輜重營，師直屬隊，教導隊，總數不過千人，兵力懸殊。決定先向禮州轉移，待越西、會理兩營調至，以農村包圍城市，截斷敵軍供應；同時爭取孫子汶等中間勢力，變劣勢為優勢。

處於中間勢力的孫子汶，對伍培英一貫盛氣凌人早有看法，加之挑起孫、鄧武裝摩擦，尚耿耿於懷。對此不置可否，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

伍在秘密布置中，被賀安插在伍部的諜報人員竊獲；賀的行動又被警備團內傾向起義的軍官楊某偵知，向伍告密。伍知情勢危急，密令劉石泉營為前導，張永忠營為主力，教導隊為後衛掩

護後動；並令駐小廟的工兵連北撤至鍋蓋樑與從瀘沽南下的藍尚明連會合，沿公路設置路障，安埋地雷，阻擊賀部由西昌開往禮州的運兵車輛；又令砲連于鍋蓋梁至青山嘴間布置砲兵陣地，指向小廟機場和駐五顯廟附近的朱光祖空運部隊。

十二月十三日夜十時左右，伍培英率部出城，為防賀部在去禮州的公路兩旁伏擊，繞開公路取小道前進。殊賀部先發制人，超前行動，出其不意，將伍部駐小廟的劉孟昭工兵連繳械後，又快速穿插，突破從瀘沽南下剛到鍋蓋樑的藍尚明連陣地，趕到鍋蓋樑北面設伏等待。午夜十一時，伍培英未探明小廟劉孟昭連和鍋蓋樑藍尚明連下落情況，繞小路途徑柏枝樹村轉向東北插至鍋蓋樑北面時，即與賀部空運部隊遭遇，在開闊地帶展開戰鬥。賀部採取首尾夾擊戰術，將伍部的劉營、張營和後衛部隊截為數段，使首尾不能相顧，聯絡中斷，處於各自為戰的混亂狀態，且戰且退。至十四日凌晨，伍培英指揮前衛營背水激戰，約四小時擺脫伏敵，過熱水河經土官莊向瀘沽轉移，遇原駐越西的李格新營趕來接應，張永忠營被截斷後，繞至樟木箐，雙方激戰，高參薛奉元陣亡。到十五日中午，殘部先後至瀘沽與師部會合。駐會理的李廣惠營得令已奔到黃水塘，聞伍部已北撤，乃退回會理。是役伍部輜重全部損失，營長劉文虎被擊斃、劉石泉被俘，官兵傷亡三百多人。

伍培英率殘部至瀘沽時，中共冕寧地下黨建議積蓄力量反攻西昌，伍見敗局已定，無心戀戰，又得劉文輝電催北撤，遂向雅安方向撤去。